

聊齋誌異

卷拾柒

聊齋誌異卷十七目錄
重慶交書局藏

聊齋誌異卷十七目錄

詩讞

邢子儀

陸押官

顧生

陳錫九

于去惡

鳳仙

佟客

愛奴

單父宰

邑人

岳神

小梅

于中丞

續女

司訓

黑鬼

土化兔

聊齋誌異卷之十七

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

詩讞

青州居民范小山、販筆為業、行賈未歸、四月間妻賀、獨宿、為人所殺、是夜微雨、泥中遺詩扇一握、乃王晟之贈吳蜚卿者、晟不知何人、吳益都之素封、與范同里、平日頗有挑達之行、故里黨共信之、郡縣拘質、堅不服、而慘被械梏、遂以成案、駁解往復、歷十餘官、更

無異議。吳亦自分必死，囑其妻罄竭所有，以濟焚獨。有向其門誦佛千者，給以絮袴萬者，絮襖於是乞丐如市。佛號聲聞十餘里，因而家驟貧。惟日賃田產以給資斧。陰賂監者，市鴟。夜夢神人告之曰：子勿死。曩日外邊凶，目下裏邊吉矣。再睡又言：於是不果死。無何，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，錄囚至吳。若有所思，因問吳某殺人有何確據。范以扇對。先生熟視扇，便問王晟何人。並云不知。又將爰書細審一過，立命脫其死。

械自監移至倉、范力爭之、怒曰、而欲妄殺一人便了
却耶、抑將得仇人而甘心耶、衆疑先生私吳、即莫敢
言、先生標朱簽、立拘南郭某肆主人、主人惧、罔知所
以、至則問曰、肆壁有東莞李秀才詩、何時題耶、答自
舊歲提學案臨、有二三秀才飲醉題留、不知所居何
里、遂遣人至日照、坐拘李秀才、數日秀才至、怒之曰、
既作秀才、奈何謀殺人、秀才頓首錯愕、但言無之、先
生擲扇下、令其自視、曰、明係而作、何詭托王晟、秀才

審視云、詩真某作、字寔非某書、曰既知汝詩、當即汝友、誰書者、秀才曰、跡似沂州王佐、乃遣役關拘王佐、佐至呵之一如詰李狀、佐言此益都鉄商張誠索某書者、云晟其表兄也、先生曰、盜在是矣、執誠至、一訊遂伏、先是誠窺賀氏美、欲挑之、恐不諧、念托於吳、必人所共信、故偽為吳扇執而往、諧則自認、不諧則嫁禍於吳、而寔不期至於殺也、踰垣入逼婦、以獨居、常以刀自衛、既覺捉誠衣、操刀而起、誠惧奪其刀、婦

力挽令不得脫且號誠益窘遂殺之委扇而去三年
冤獄一朝而雪無不誦神者吳始悟裏邊吉乃周字
也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間請之笑曰此甚易知
細閱爰書賀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
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反携此以增累者其
嫁害可知向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簦頭之作口角
相類故妄度李生果因是而得真盜幸中耳聞者嘆
服

異史氏曰、天下事入之深者、當其無事、常為有事之用、詞賦文章、華國之具也、而先生以相天下士、稱孫陽焉、豈非入其中者深乎、而不謂相士之道、移於折獄、易曰、知幾其神、先生有之矣、

邢子儀

滕有楊某、從白蓮教黨、得左道之術、徐鴻儒誅後、楊幸漏脫、遂挾術以遨、家中田園樓閣、頗稱富有、至泗上某紳家、幻法為戲、婦女出窺、楊睨其女美、既歸、謀

攝取之、其繼室朱氏、亦風韻、飾以華裝、偽為仙姬、又
授木鳥、教之作用、乃自樓頭推墮之、朱覺身輕如葉、
飄然凌雲而行、無何至一處、雲止不前、知己至矣、
是夜月明清潔、俯視甚了、取木鳥投之、鳥振翼飛去、
直達女室、女見彩禽翔入、喚婢撲之、鳥自冲簾出、女
追之、鳥墮地作鼓翼聲、近逼之、撲入裙底、展轉間、負
女飛騰、直冲霄漢、婢大號、朱在雲中言曰、下界人勿
須驚怖、我月府姮娥也、渠是王母第九女、偶謫塵世、

王母日切懷念、暫招去一相會聚、即送還耳、遂與結襟而行、方及泗水之界、適有放飛爆者、斜觸鳥翼、鳥驚墮、牽朱亦墮、落一秀才家、秀才邢子儀、赤貧而性方梗、曾有鄰婦夜奔、拒不納、婦啣憤去、譖諸其夫、誣以挑引、夫固無賴、晨夕登門詬辱之、邢因貨產、僦居別村、聞相士顧某善決人福壽、踵門叩之、顧望見笑曰、君富足千鍾、何着敗絮見人、豈謂某無瞳耶、邢嗤妄之、顧細審曰、是矣、雖因蕭索乎、然金穴不遠矣、邢

又妄之、顧曰不惟暴富、且得麗人、邢終不以為信、顧
推之出曰、且去、且去、聽後方索謝耳、是夜獨坐月下、
忽二女自天降、視之皆麗姝、詫為妖、因致詰問、初不
肯言、邢將號召鄰里、衆俱始以寔告、且囑勿洩、顧終
從焉、邢思世家女、不與妖人婦等、遂遣人告諸其家、
其父母自女飛昇、零涕惶惑、忽得報書、驚喜過望、立
刻命輿馬、星馳而去、報邢百金、携女歸、邢得艷妻、方
憂四壁、得金甚慰、往謝顧、又審曰、尚未、尚未、泰運

已交百金何足言、遂不受謝、先是紳婦請於上官捕
楊、預遁不知所之、遂籍其家、發牒追朱、懼、牽邢
飲泣、邢亦計窘、姑賄承牒者、賃車騎携朱詣紳、哀求
解脫、紳感其義、為極力營謀、得贖免、留夫妻於別館、
愼如戚好、紳女幼受劉聘、劉一時顯秩也、聞女寄邢
家信宿、以為辱、反姻書與女絕婚、紳將議姻他族、女
告父母誓從邢、聞之喜、朱亦喜、自願下之、紳憂邢
無家、時楊居從官貨、因代購之、夫妻遂歸、出囊金粗

治器具、蓄婢僕、旬日間耗費已盡、但異女來、當復得
其資助、一夕朱謂邢曰、孽夫楊某、曾以千金埋樓下、
惟妾知之、適視其處、磚石依然、或窖藏無恙、未可知、
往共發之、果得金、因信願術之神、厚報之、後女于歸、
裝貲豐盈、不數年富甲一郡矣、

異史氏曰、白蓮殲滅、而楊獨不死、又附益之、幾疑
恢、者疎而近於漏矣、而孰知天之留之也、蓋為
邢也、不然、邢雖否極而泰、亦惡能倉卒起樓閣、累

巨金哉、不愛一色、而天輒報之以兩、嗚呼、造物無言、而意可知矣、

陸押官

趙公、湖廣武陵人、官宮詹、致仕歸、有少年伺門下、求司筆札、公召入、見其人秀雅如書生、詰其姓名、自言陸押官、不索傭價、公留之、慧過凡僕、往來牋奏、輒任意裁答、無不工妙、又主人與客奕、陸睨之、指點輒勝、趙由是益優寵之、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頤、咸相戲、

索俾作筵、押官諾、因問僚屬幾何、會別業主計者皆至、約三十餘人、衆悉告之數以難之、押官云、此大易、但客多倉卒不能遽辦、肆中可也、遂徧邀諸侶、赴臨街店、既坐、酒甫行、有按壺起者曰、諸君姑勿酌、請問今日東道誰主、宜先出貲為質、始可放情飲噉、不然一舉數千、闕然都散、於何取償也、衆悉目押官、押官笑曰、得毋謂我無錢耶、我固有錢、乃起向盆中捻濕麵如拳、碎指置几上、隨擲隨化為鼠、竄動滿案、押官

任捉一頭、裂之、嗽然、腹破得小金、再捉亦如之、頃刻
畢、盡碎金滿前、乃告衆曰、是不足吾飲耶、衆異之、乃
共恣飲、既畢、會直三兩餘、衆秤金、適符其數、衆思白
其異於主人、遂索一枚懷之、既歸告趙、命取金、搜
之、已亡、返質肆主、則償貲悉化蒺藜、僕還白趙、詰
之、押官曰、我非賺酒食者、某村麥穰中、再一簸揚、可
得麥二石、足償酒價有餘也、因挽一人同去、某村主
計者將歸、遂與偕往、至則淨麥數斛、已堆場中矣、衆